

經部

孟子精義卷十一

宋　朱子　撰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覿過斯知仁既是過邪得仁然仁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揚之上者知性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

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卻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

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幼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

來换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孔子曰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又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

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殺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

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横渠曰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抵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倶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

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又曰告子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為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禀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

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禀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性則是也及乎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為仁内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

楊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曰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為難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

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

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卻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

嘗無才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為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才料方可為也如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

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禀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

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有不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

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禀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為善　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為輪直可

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若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　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

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

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稟於天者為性感為情動為心質幹是才　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又曰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又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以無此患

橫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

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

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横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又曰學始於致知終于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

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又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

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甞相離葢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葢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

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　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

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又曰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于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繩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異趨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

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之事猶喜悅淪肌浹骨有春和意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

心

呂曰世之言性以似是之惑而反亂其真或以善惡不出於性則曰性無善或以習成為性則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以氣稟厚薄為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者皆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未可以善惡名猶循其本以求

之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不善是則虚而誠者善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麰麥皆可以為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己百未足以若人故堯君而有象瞽父而有舜非性也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惡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故文武興而好善幽

厲興而好暴亦非性也　又曰我心所同即天理天
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
即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
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理義之悅我心
真箇猶芻豢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

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茍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又曰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盖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可得乎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廹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為功也奕之小數不專
心則不得而況于為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
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
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為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
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
也何生死之擇哉

尹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

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尹曰識心性之真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為不知知之亦莫

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尹曰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尹曰其外不為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不立其為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尹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

顛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

舜

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尹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焉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孟子精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精義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許溶

孟子精義卷十二

宋 朱子 撰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伊川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又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

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為孝弟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孟子之

言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為與不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皐

伊何

尹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宋牼將之楚章

楊曰宋牼以利説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盖君子之事君其説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軌吾謀者其説又利於我吾説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

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為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顔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

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就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尹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楊曰此正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同之先王之事疑皆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紛而戰爭之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

圭可謂妄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真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

孟子精義卷十二

孟子精義卷十三

宋 朱子 撰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或問人之形體有

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茍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茍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又問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

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卻一便為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　又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　或問事天如何曰奉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

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又曰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又曰横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别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

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反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未有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

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乎雷霆故有耳屬焉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乎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聞見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能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之變皆吾之分內耳　又曰存

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盡天地萬物之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知思之所及乃吾性也性即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曰天道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自道觀者上達至於不可名下達至於物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彼所謂性者猶吾以職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其所受人得之正故可達天物得之偏故不得達彼所謂

命者猶吾以令使之而已死生壽夭惟令是從自物觀者犬異於牛牛異於人皆謂之性不得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命事天者如事君性天職也不敢不盡命天命也不敢不順盡性順命為幾矣而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非吾用性命之稟雖與物同其達乃與天一大德必受命則命合於性位禄名壽皆性之所能致吾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我受於天亦天所命性命一也聖人之於天道有

性焉則性於天道一也　問如何是盡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

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偽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思不内作反聽内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為知君

上之為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為晝夜矣豈殀壽所能惑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畀失其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請問之曰心之為物明白通達廣大靜一若

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又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假修乎唯不假

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

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

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

心則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殀壽不

貳其心所以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

者君子不謂之命　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橫渠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者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幸不順命者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

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　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

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禄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設非為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

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横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楊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

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以君子猶以命為外也以之為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為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

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卻是著人上說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卻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卻椓喪處極多只有一箇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他真

性待佗自然亦須完得此本性須別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茍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

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意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已於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已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强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卻是聞聖人之化

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伊川曰無恥之恥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為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為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卻雖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乗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鄠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

懐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窻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擺脱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明道卻擺脱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

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皥皥如也則氣象便與伯者之世不同葢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尹曰臣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存者神心所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以其民皥皥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又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橫渠曰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后已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后知所學舜在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豈苟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其故則可以學矣

尹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横渠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先生曰順天行道者天民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又曰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知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后行之言必功覆生民然后出如伊吕之徒　又曰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

也正己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

吕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止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　又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卻云正己而不

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已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已以正物不正言正已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尹曰以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

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又曰睟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

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盎於背厚也

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茍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而喻可僞爲哉非孟子深造之不能爲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伊川曰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茍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者事愈周易也　又曰難為言言無以加也　又曰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

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為言觀水有術若觀其源則不見其大瀾者水中大波也水大則能成瀾故必觀其瀾然後知水之大至明莫如日月容光小隙無有不照日月之照若有所不及則不足以為明聖人之道窮高極遠如水之瀾無所不照如日月之有光流水之為物不舍晝夜盈科

者灡坎也灡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后達達則通於聖注謂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其説淺末非孟子之意也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君子學問既成如雲漢之在天美玉之追琢謂之成章然後可達於聖道此章聖人之道大學者當志其大不當志其小也

楊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瀾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是以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篤實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為然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又曰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

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為

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惟曰不足舜之徒黨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亦惟曰不足者跖之徒黨也與舜為徒則入於舜與跖為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為舜

亦可以為跖唯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跖君子小人各趨一塗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可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

如是而不為跖之徒也幾希

尹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茍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又曰子莫見

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

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為中當閉户不出則于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

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

此孔子之道也徹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吕侍講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于異端楊子所取者為我而已為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也墨氏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為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子莫魯人也不為楊子之為我不為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為近於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為我無異墨

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為我之見是賊其仁者也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者也執一則不該不偏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所以道有正有權體道之常謂之正盡物之性謂之權大哉正乎天下之大本也大哉權乎天下之達道也知正不知權則違物知權不知正則

失已唯聖人為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孔

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堯

之道非在彼也不可以彼名之非在此也不可以此

名之非在中也不可以中名之此堯之大道也舜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舜湯

體道之中以致用也若夫用過乎柔則優游不斷用

過乎剛則殘忍害物惟體舜之用中法湯之敷政則

庶幾乎堯之天道也雖為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

愛而立愛自親始惜夫楊朱墨翟蔽不知此孟子所

以闢之然后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若無忌憚則不若無

權之為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

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說壞

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

饑之至于股無胈脛無毛茍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茍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為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又曰聖人所

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葢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以不慎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

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

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

尹曰執中之難也茍執一則為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吕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是觀之豈獨口腹為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口腹之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孔子所以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益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

復何憂乎

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況於心有好樂則為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章

橫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之和聖人之和異乎衆人之和此所以為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為士師三黜人曰子

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為百世師也

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

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于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為者章

吕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之謂之道行則有為矣有為者辟若掘井之井九仞而不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利不及物猶棄井也人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亦失

性而喪道矣是故人之致誠于有為則有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强不息而已自强于仁可以為堯自强于孝可以為舜自强于學可以為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乎塗而廢未免小人之歸是猶鑿井而不及泉未免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而知之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于正也　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别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為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葢言其不以誠為之也　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葢其功可

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茍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

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后世之為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于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

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葢孔明自非簒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禄之詩也其君安富尊

榮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章

尹曰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為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羮之義也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

子曰執之而已矣章

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

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適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

傷馬何為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

周禮人臣猶有議親議貴之辟豈有天子父殺人便

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

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

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將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后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而后發見

尹曰苟無其實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

是也

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橫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遷於外

游曰性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

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

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形哉揚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

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于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顔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曰有物必有則耳目口鼻等便是形各盡其則便是

尹曰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

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又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

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横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　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　又曰當其可之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成之如好貨好勇因其為説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已而物正　又曰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

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又曰時雨化者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常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

又曰若宋牼罷齊楚之

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横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

殉乎人則何有于已烏在其為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

曰挾貴而問章

尹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鋭者其退速

尹曰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己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為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以舉臯陶伊尹為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孟子精義卷十三

孟子精義卷十四

宋 朱子 撰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得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

效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横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鄰國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

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固有所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

不動疑

尹曰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為為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未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間觀其存心則

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為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

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使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

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況可行於他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

尹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

不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

以力取也

孟子曰民為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

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

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卻是摠

名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為道也

謝曰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

與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為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
臣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他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

可知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尹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慍而況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

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歳久而用多也高子

以追蠡言之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章

尹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其後齊饑陳臻謂孟子將復為之也不知聖賢之事在為所當為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章

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

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又曰仁之於父子智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

橫渠曰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知於仲尼非天命耶　又曰智之於賢者知人之謂智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智不

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又曰智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又曰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

呂曰雖命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不謂命也

楊曰口之於味等性中本來有這箇若不是性中有

怎生發得出來

尹曰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為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教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善便有無箇底意思　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

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内外之道　又曰覺悟便是性又曰學要信與熟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

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人所不能測　又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

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斲輪誠

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剝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或問横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

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　又曰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所以為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顔子好善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物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又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

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也　又曰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人而已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之謂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利

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欝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茍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為化此直

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耳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又曰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又曰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后能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由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道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

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

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而不可知謂

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

焉

尹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

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莊子又謂有神人

焉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尹曰聖賢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尹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尹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尹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章

呂侍講曰孟子曰歷諸侯至滕侯之國就客館於上宮有人織屨以為業置之牖上而失之其主館之人求而不得疑其為孟子之從者所匿也是時孟子從者常數百人故人多疑其間容有為攘竊之事者或人之意以為孟子大賢從之游者皆必有慕善向道之心不容為盜若或有之將有累孟子之德故發此問孟子因為言聖賢之門所以待學者之事曰子以

是衆從者之來學於我有爲因利乘間爲盜竊之事而來與或人悟其不爲如此故云殆非也孟子說之設科立教以待學者葢亦有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而至則受而教之不保其爲不義設爲不義亦非孟子之累也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故聖賢在下其所以用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章

橫渠曰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

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人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已愛親戚之心達之於他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則是仁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為盜皆知其不為但能達此心其他所欲為而不合於義者皆不為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已性之所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

能仁民愛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為穿踰小盜萬鍾之禄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為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欽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無所往而不為義也餂取物

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在强國而不言强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墻踰人之屋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之向背或順人之旨或激人之意抵間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

辨小人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茍能辨之則不為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葢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

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己而治人不責己

而責人辟如農夫舍己之田治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己薄也言近而指遠臣請以孔子之言明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矣君使臣以禮則君道盡臣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然而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也先王正心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齊

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治天下正心修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急先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施博也古之帝王無不修身以治天下帝嚳修身而天下服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皐陶戒禹曰愼厥身修思永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修身又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修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已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揚雄曰治己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人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

湯急於已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已者厚也君子以堯舜之道勉已故日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為善若不治已而治人若不責已而責人猶農夫舍已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

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之田者不求諸己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又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又曰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恐懼修省亦

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

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又曰堯與舜便無優劣及至

湯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説只是

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

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

吕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

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湯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内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經常也

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一其德不為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非求福禄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為生者為禮也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哀發乎誠心是以動而不自知此非為生者也言語必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為名也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已命在天君子修其在已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必法堯舜故此章先言堯

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也君子正心修身本于至誠為善而已無求于外則可以為湯武可以為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斷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為盛德由仁義行而周旋中禮也為生而哀非真哀也干禄而不回非真德也正行而信非真信仁義德也禮德之法

也眞哀眞德眞信則德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已者安法行于已者安則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哉亦順受之而已　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

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楊曰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他生死可也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至非以正行者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為也只此便是行法

尹曰反之者修為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己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己也惟能反之者為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録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吕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為多非先王之制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仞爾雅云桷謂之榱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宫室過侈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

侍妾數百人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為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為畏彼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人有道則不嚴而尊

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然自以為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將去矣君子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心定氣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葢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别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己之長方人之

短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人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尹曰内重則外輕　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疑　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

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

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叐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㢘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之奥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待沉溺也有所向者即謂之欲

曾晳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者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橫渠曰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穿踰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乃明盗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又曰踽踽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吕侍講曰夫曾晳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為已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為狂何也曰狂者非猖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為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

二子同也狷者雖有所不為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蓧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獧也非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昃賢人非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者聖人尚欲見之況狂者狷者又

非有恒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考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恒之不及狂狷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之所深惡故尤取於狂狷也人道以往來為禮則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為恨者惟鄉原爾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道而內潛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為能辨之其不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為德中之賊也曰何以是嘐嘐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何為如是嘐嘐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掩其言也蓋狂者進取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謂已為善故以狂者為非是而斥之

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凉凉此鄉原之言非斥古人之語也踽踽說詩者以為無所親凉凉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踽踽凉凉然無所親厚葢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於世故以古人為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為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為善則可矣闇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此孟子道鄉

原之情狀也閹者居幽暗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為善惟潛萌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世皆以為善也孟子之弟子惟公孫丑萬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蘊故問一鄉之人皆稱以為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無所往而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為德之賊何也孟子於是為之極論鄉原之行欲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

流而俱下若獨以為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悦之也自以為是者既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為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

已矣而鄉原者同心非出於仁義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闢之使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如驩兜共工者將即四罪之罰然後天下咸服況乎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則雖鄉原不能亂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

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后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后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后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后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狂狷者盖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者為

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

萬章反復辨問後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雖嘆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時而已以是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孟子精義卷十四